

半一梦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十一梦/张恨水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3
(张恨水作品经典)

ISBN 7-5014-1509-9

I. 八… I. 张…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②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666 号

八十一梦——张恨水作品经典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吴 勇

技术设计 王铁珊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18 千字

印 张 9

插 页 3

版 次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14-1509-9/I·578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5.30 元

出版前言

著名章回小说大师、报人张恨水先生，原名张心远，安徽省潜山县人。一八九五年生于江西广信，一九六七年病逝于北京。“恨水”这一笔名，取自于南唐后主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词句中。张恨水先生一生共创作一百二十余部中、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诗歌、散文和杂文，在国内拥有众多的读者，是位影响深远、功力深厚的大作家。

张恨水先生早期创作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曾经名噪一时，人人传阅，洛阳纸贵。他擅于用白描的手法，准确入微地刻划社会生活；他又十分熟悉旧中国的市民生活，对底层社会小人物的举手抬足、情趣追求描写得呼之欲出，创造了很多成功的形象，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同时，他也是一位涉猎很广的作家，他塑造的大人物、小人物、三教九流，都是维妙维肖、栩栩如生。

张恨水先生的作品曾多次出版，有单行本，也有选集。此次重新出版他的作品，我们挑选了张恨水先生的代表作，冠之以“张恨水作品经典”，以求准确，反映他的创作思想和思想发展历程，体现他一生的主要创作成就。出版张恨水先生的作品经典，尚属首次。旨在给广大喜爱他作品的读者提供一个精品阅读选本，给研究者提供一个更方便的研究版本，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提供

一套蓝本。这套经典，我们遴选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和一卷《散文与杂文》。《散文与杂文》主要收录了〈写作生涯回忆〉（这是张恨水先生解放前夕写的最长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山窗小品〉和〈上下古今谈〉中的部分散文与杂文。

“张恨水作品经典”的出版，得到了张伍同志的鼎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并根据张伍同志的意见，采用张友鸾先生撰写的“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一文作全书的代后记。为保留原作的本来面貌，我们除订正个别错别字、标点符号、统一简体字外，未作其它改动。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在编辑过程中难免疏漏，在此敬请读者海涵。

编 者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序 言

恨水先生的小说，不仅在中国文坛上早负盛名，即在世界文艺著作林中，也有他相当地位，这是用不着介绍的事实。

恨水先生在本报发表小说，《八十一梦》是第三篇，在前面是《疯狂》，更前面一篇，在南京时发表的是《市井列传》，以后是更多，譬如现在正在报上刊登的《牛马走》和《偶像》，每一篇小说，都包含着一个人生的理想境界，当然不仅是在本报的发表小说为然，从《春明外史》起，他对于任何一篇小说，从未随意下笔，许多读者，都诧异恨水先生写作之富，有几人知道他构思之苦呢？

有些读者们，最爱问每一作者的代表作是什么？这是使作者最难解答的一个难题，譬如恨水先生的代表作，是《春明外史》吗？是《啼笑因缘》吗？抑或是这篇《八十一梦》呢？假如依我个人的看法，要说《八十一梦》是恨水先生一切杰作中的杰作。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决不能因为《八十一梦》而抹煞恨水先生其他作品的成功，我们只是应该明白，《春明外史》和《啼笑因缘》是恨水先生成名的作品，而这篇《八十一梦》却是恨水先生成名以后的作品。《春明外史》和《啼笑因缘》是恨水先生于承平之日写的，而这篇《八十一梦》却是写作于国破家离的今日。我们先须了解作者的心情和环境，然后才可以批评他的作品。

记得二十六年的冬天，恨水先生以抱病之身，坐在一条拥挤了人头的小船上，从几千里外来到重庆。他抛弃了他所经营的事业和家庭，《南京人报》的印刷机器装了箱，老太太和一家人回到了故乡山上，他只身西来，他的愿望是什么呢？愿意贴紧在这抗战司令台下，不辞任何艰苦，尽他所尽的一分力量。可是，环境给他的印象又是什么呢？愤慨，感触，还有说不出的一些情绪。

我们时常谈起：抗战胜利以后是什么情状呢？恨水先生用他最强的联想，说出了种种的境界，说了之后，他就下笔去写。一年的工夫，完成这一部《八十一梦》。梦，永远做不完的梦，岂只“八十一”，何况又被“鼠咬虫蚀”去了一大半呢？然而这《八十一梦》，足可以概括所有的梦，当在《新民报》逐日发表的时候，好多读者都受了影响。使《八十一梦》中的人物，一齐认真的到了读者的梦中，不用说，这些梦是包含有他的愤慨，感触，还有其他的一些情绪。

《新民报》在重庆复刊，恨水先生主持副刊，担任主笔，我个人与恨水先生的往还既多，于是认识得更不同于昔日。恨水先生对于古圣先贤的言论文章，润吉至富，然而他决不是一个掉书袋的书呆子。恨水先生对于社会人情，透辟表里，然而他决不是一个浪荡的风花雪月式文人。恨水先生的爽兀豪慨，道义潇洒，是朋友中的“老大哥”。如果我们看到他作品中描写的精细入微，最初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会这样深刻呢？及至相交既久，我们就又会想到，除了他，谁还能写得这样深刻！

所以说：只有恨水先生才能写得出《八十一梦》，只有《八十一梦》才是恨水先生杰作中的杰作。

《八十一梦》是恨水先生作品中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冲破了旧时代旧小说之藩篱，展开了一个新局面。寓意之深远，含蓄之蕴藉，寄情之豪迈，每一个读者，必当和我一样，起了共鸣，起了同感。是抗战声中砭石，也是建国途上的南针。这种表现，还应该说，恨水先生不是“有所为而为”，乃是他学养人格自然反映的结果。一个学养人格的作家，是不会与大时代脱节的。杜甫是千古诗宗，入蜀以后，才愈显其大气磅礴。我们对于恨水先生的小说也就是这样看法。在这大时代中当然要有这一部作品产生，这个责任当然应由恨水先生担负。我们欣赏《八十一梦》的成功，因为如此，“就不可说这是什么奇迹”。

恨水先生担负了他写作的责任，理想境界已达到极端圆熟之点。《新民报》过去以得发表这篇小说为荣幸，到今天，自然更以印刷这一个单行本为荣幸。读者自有批评，我个人是不能“阿私所好”。然而我个人对于这篇小说的由来，这篇小说的成功，是应该有所记述的。

恨水先生和我们共同事业的前途，想来是无穷尽的。《八十一梦》算做我们的“第一站”吧！

陈铭德序 中华民国三十年冬终于陪都《新民报》总经理室

自序

不佞治小说为业，二十余年于兹矣。毕生除半部分精力为新闻记者外，胥消磨于构思书写之间，此虽不得云业近专门，然尚能力守见异思迁之戒。其必写小说与当记者并兼者，则以中国人卖文，计字论钱，辄曰千字若干元，专写小说，势不能糊口。而专事新闻，既不堪久为夜间工作，且弃去少小之所嗜好，又非所愿。蹉跎半生，毫无成就，遂依然措大，有如今日。但读书略获进益，差知富贵浮云，苟吾心之所安，初亦不必他求。故韩愈所云，而发苍苍，而视茫茫，而齿牙动摇，窃犹乐此不疲也。抗战军兴，文人曾一度等诸废物，而不佞则以身为记者，犹得托迹后方。至一章一回之经营，本欲搁笔，乃战局稍定，社会颇感需此。吾本家山全破，行李萧然，苟可稍益得钱，略解困苦，又何乐不为？于是来渝之次岁，又稍稍以小说稿，发表沪汉港渝数地。论其动机，至为鄙陋可笑。但苟利国家，于字里行间，自当勉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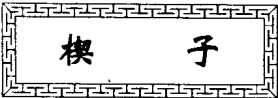
盖吾为中国人，自当有以报中国，报国而又在吾职业中为之，未另有所耗于血汗，此最便宜事，奈何不为乎？以此，四年以来，吾未尝敢言有何运动，亦未尝敢言有何贡献，且亦不必云曾如何如何紧守岗位，徒令人齿冷肤栗。但社会不厌我，拙作能在报端日日发表下去，斯亦足矣。吾既立此一准则，故发表于汉港沪者，其小说题材，多为抵抗横强不甘屈服的人物。发表于渝者，则略转笔锋，思有以排解后方人士之苦闷。夫治苦闷之良剂，莫过于愉快。吾虽不能日言前方毙寇若干，然使人读之启齿一哂者，则尚优为之，于是吾乃有以取材于《儒林外史》与《西游》、《封神》之间矣。此《八十一梦》所由作也。

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张恨水序于重庆之南温泉

目 次

序 言	陈铭德 (1)
自 序	(1)
楔 子 鼠齿下的剩余	(1)
第 五 梦 号外号外	(5)
第 八 梦 生财有道	(20)
第 十 梦 狗头国之一瞥	(32)
第 十 五 梦 退回去了廿年	(42)
第二十四梦 一场未完的戏	(57)
第三十二梦 星期日	(69)
第三十六梦 天堂之游	(86)
第四十八梦 在钟馗帐下	(106)
第五十五梦 忠实分子	(125)
第五十八梦 上下古今	(143)
第六十四梦 “迫”	(162)
第七十二梦 我是孙悟空	(181)

第七十七梦 北平之冬.....	(199)
第八十梦 回到了南京.....	(222)
尾 声.....	(245)
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代后记）	张友鸾 (248)



楔 子

鼠齿下的剩余

梦这个东西，虽然在生理上解释起来，不过是一种神经潜忆力的反映，可是有许多梦是人的思想所不曾考虑到的，这反映从何而来呢？世界上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把梦当作一种寄托。尽管明知道是脑子里的幻想，却撇开了不谈，故意去渲染描写。这梦之为物，就越说越玄了。前几年，我寄居北平，曾得一次作梦的怪病，头一落枕，梦神就来纠缠。其初还无所苦，两三月之后，却不胜其扰。向许多名医请教过，也无良法应付，直等我作了半年多的旅行，才把这梦躲开。说说是若干年头了，这梦神又到四川的乱山茅屋纸窗下，把我找着。不论是黄昏，是夜半，是天明，甚至是中午，只要我睡到床上，梦神立刻就引导我到另一个世界去。这世界里的七情变幻，比我们这世界是紧张得多，有时刺激得过于厉害，把我睡直了的身体，惊动得坐了起来。梦醒之后，回想梦里那些情景，却也不少可歌可泣的。因之我每在睡眠朦胧，精

神恍惚的时候，我立刻把梦境重默想一遍。到了次日早起，我第一件事，就是抽笔展纸把梦里的事情默写出来。有时梦境太离奇而有趣了，我等不着次日，半夜披衣起床，把案头的植物油灯点着，就狂写起来。山村里本来是很清静的，每当我写到腕酸墨枯的时候，放下笔，将暖水瓶里的开水，倒出半杯，掺上茶壶里残剩的冷茶，一面喝着，一面出神。耳里所听到，只是隔壁人家的鼾呼声。桌上的植物油灯，虽也受过科学的洗礼，罩着玻璃罩子，可是它总发出那种带病态的黄光。在黄色灯光里，看看这斗大的屋子，右边竹格书架上，堆了一叠乱书。左边白木茶几上，瓦瓶子里，插着细瘦的白菊，增加了我不少低徊趣味。土墙上的白石灰，落脱不少，倒是挂了一个小蔑篮子，里面盛满了在山村农家买来的红薯，墙窟窿眼里，时时伸出半截老鼠身子，偷看那篮子，这一种情景，在飘零作客的人看来完全反映着他的生活是什么。所以许多不能自己的悲鸣，无可发泄，也就借着记述梦里的事情，聊以解嘲。记得袁子才的随园诗话里，有这样十四个字“梦中得句浑忘却，推醒姬人代记诗。”那意思好像很羡慕这种遭遇。到了现在，妇女识字，已是极平凡的事，文人的太太，能懂两句诗，也不算稀奇。所以我有时梦中惊醒，不愿起来追记，就叫醒了太太，把梦告诉她，等到次日起来，要追记而又不十分清楚，那就请教这位顾问。她觉得我这种举动太呆子气了，就问我，把这些梦记述起来什么意思？我说：“这意思两个字，那太难讲了。街头上卖的小唱本，如珍珠塔梁山伯之类，我们觉得不登大雅之堂，可是有许多下层民众，为着那故事，增不少兴奋，流不少眼泪。屈子之骚，相如之赋，各有千秋，可是说句不客气的话，也许有很多学文学的大学生看了个不知所云。所以这有意思没有意思，倒不必一眼看死。我自己以为有意思，就把来当个有意思的事情做吧。”她听了我的话，也无法难之，也就让我胡闹下去。这样一日记下二三梦，或一日记一梦，或两三日记一梦，写了不知不觉一大卷

纸，点点次数，共是八十一梦。到了这里，我对太太说：“九九归一，可以收笔了。”就把这卷稿纸订了一个小册子，将我这玉钩斜的笔法，在封面题了“八十一梦”四个大字。山窗偶得余暇，自己展开来一读，想到梦里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昂头大笑一阵，却也足以解忧。不过反过来，再回想梦中的生离死别，未尝不是真事所反映的，又着实增加许多伤感，多少可以渗透一点人生意味。这样翻阅着，也不知有多少次。总是为了自己不爱惜自己心血的原故，让小孩子淋了些残汤剩汁在上面，在梦本之上，多添了一点油腥气。这就刺激了老鼠的特殊嗅觉器官，误认这一本空虚无所可求的梦稿，也可以是咀嚼的东西，到了晚上，直钻进我的故纸堆中把它的牙与爪，切切实实将这本子磨勘一顿。等我发觉了的时候，捧在手上一看，确是一捧稀破烂糟的纸渣。虽然我对写东西，并没有怎样敝帚自珍过，然而我所记下的许许多多的梦都不可复记了。对了那捧烂纸，真是哭笑不得。女人总是比男人心细一些的。我那位她，对我懊丧之余，无以相慰，就费了两天的工夫，整理剪贴，居然把这堆乱纸还清理出来若干篇完好的，重新给我装订着。其间有差个三句五句，或三行五行的，我又随意写得联串起来。耗子大王，虽有始皇之威，而我也就是伏生之未死，还能拿出尚书于余烬呢。好在所记的八十一梦是梦，梦自告段落，纵然失落了中间许多篇，与各个梦里的故事无碍。为了免耗子再来咀嚼所遗弃的残稿起见，就送到报馆的排字房，当我编报的材料。报纸印出来千千万万张，耗子不能一一而咬之。既可搪塞工作，又可保留我的梦影，也就一举而两得了。有人说：当抗战建国之时，文人既不能上前线杀敌，在后方也当做些相当有效的宣传工作，青天白日，向读报人大谈其梦，何其无聊？我对于朋友这样看得起，倒十分感激，因写二十八个字答复他：

羞向朱门乞藜藿，荒山茅屋学忘机。卢生自说邯郸梦，未必

槐荫没是非。

闲言少说，诸公有对于现实的社会，感到烦腻的，看一看我写的梦中生活吧。

第五梦

号外号外

这是个半阴晴的天气，太阳在白灰色的云层里，时时的透露出来。这是四川的春季，已经是很好的天色了。为了旧居的房屋，让雨冲洗坏了，只好暂住在旅馆。无奈一家人拥挤在一间屋子里，非常不舒服。而且每日这两顿饭，就发生问题。妻又对我说：“这附近没有一点防空设备，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就颇为可虑。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在空旷而有防空设备的地方赶快去找两间房子。至于要用多少钱，我们倒不必计较。”自搬到这旅馆里来以后，妻始终是皱了眉头子的。我听了这话，想起朋友介绍的新市区一所房子，立刻就去看房。那是空旷岚垭里面。西式的楼房，背靠了一座小山，门口除了有三棵高大的梧桐树，还簇拥着一丛竹子。树竹之外，还有一片水田。远对高高的大山，局促在市区小巷子里的人，对于这环境，先有三分满意。那是一个六七层台阶的八字门楼，梧桐树的新绿叶子，撒了一片浓荫，把门前罩着。门是敞

开的，门框上并没有贴着招佃的租帖，我疑心我是错误了，踌躇了不敢上前。但根据朋友所说的门牌号数，那是对的，而且门上贴有一张金寓的字条，更与朋友所说的相符。我就大着胆子，走上台阶，对门环轻轻敲了两下。这是北平与南京的规矩，颇不适用于重庆，我就只好走了进去，站在院子里咳嗽了两声。这院子是个长方形的，三面白粉墙，东角有两棵枇杷树，西角一棵夹竹桃，鹅卵石面的地，长着浅浅的青苔。上面一带走廊，并排五开间房屋，这更让我满意了，心里自己告诉自己，假如这里有房子的话，决定在这里住下了。正如此想着，出来一位五十上下的人，身着蓝绸长夹袄，鼻梁上架着大框圆眼镜，手里捧了一支水烟袋，缓缓走了出来。问道：“作啥子？”我听他是本地口音，我只得勉强操了下江川话，答道：“贵处有房子出佃吗？”他道：“是哪一位介绍来的？我们并没有出租帖？”我说：“是安生介绍来的。”他有了一点笑容，点头道：“房子是有两间，我们要熟人介绍来的才出佃。阁下是不是姓张？”我说：“是。”他捧着水烟袋，走下了台阶，又问道：“阁下在银行里服务吗？”我心想：这好像就是房东。恐怕不会欢迎穷措大，又含糊答应了一个是字。但我的良心立刻裁判我犯罪了。所以那个是字，说出来是很低微，几乎我自己都听不到。他道：“贵处哪一省？”我说：“安徽。”他又问：“府上有多少人？”我说两个大人，两个小孩。他问道：“府上只有这几个人吗？”说着，眼珠在眼镜里面向我周身一溜，他疑心我撒谎。我说：“舍下人口很多，但都在故乡没有出来。”他问：“你贵处沦陷了吗？”我说：“一度沦陷的，但已经收复多时了。”他点点头说了一个“哦”字。我心想我还没成佃客，你已考问得够了。但我依然很客气，向他笑道：“房子在哪里？可以引我看一看吗？”他将手上的纸煤，指了指走廊里面东西一间房子道：“就是这个，房子很好，用不着看。”不过他虽这样说了，倒是捧着水烟袋走上了台阶，引着我到门边，推开了门让我张望。这是西式建筑，房子是前后间，地